

黑色帝国

BLACK EMPIRE
BLACK EMPIRE
BLACK EMPIRE

刘军 / 著

BLACK EMPIRE

海南出版社

美
的
一
丽
星
期
三



BLACK EMPIRE

BLACK EMPIRE

BLACK EMPIRE

BLACK EMPIRE

BLACK EMPIRE

BLACK EMPIRE

BLACK EMPIRE

BLACK EMPIRE

BLACK EMPIRE

WAHCHTONT
黑色帝国

上
美丽的星期三

刘军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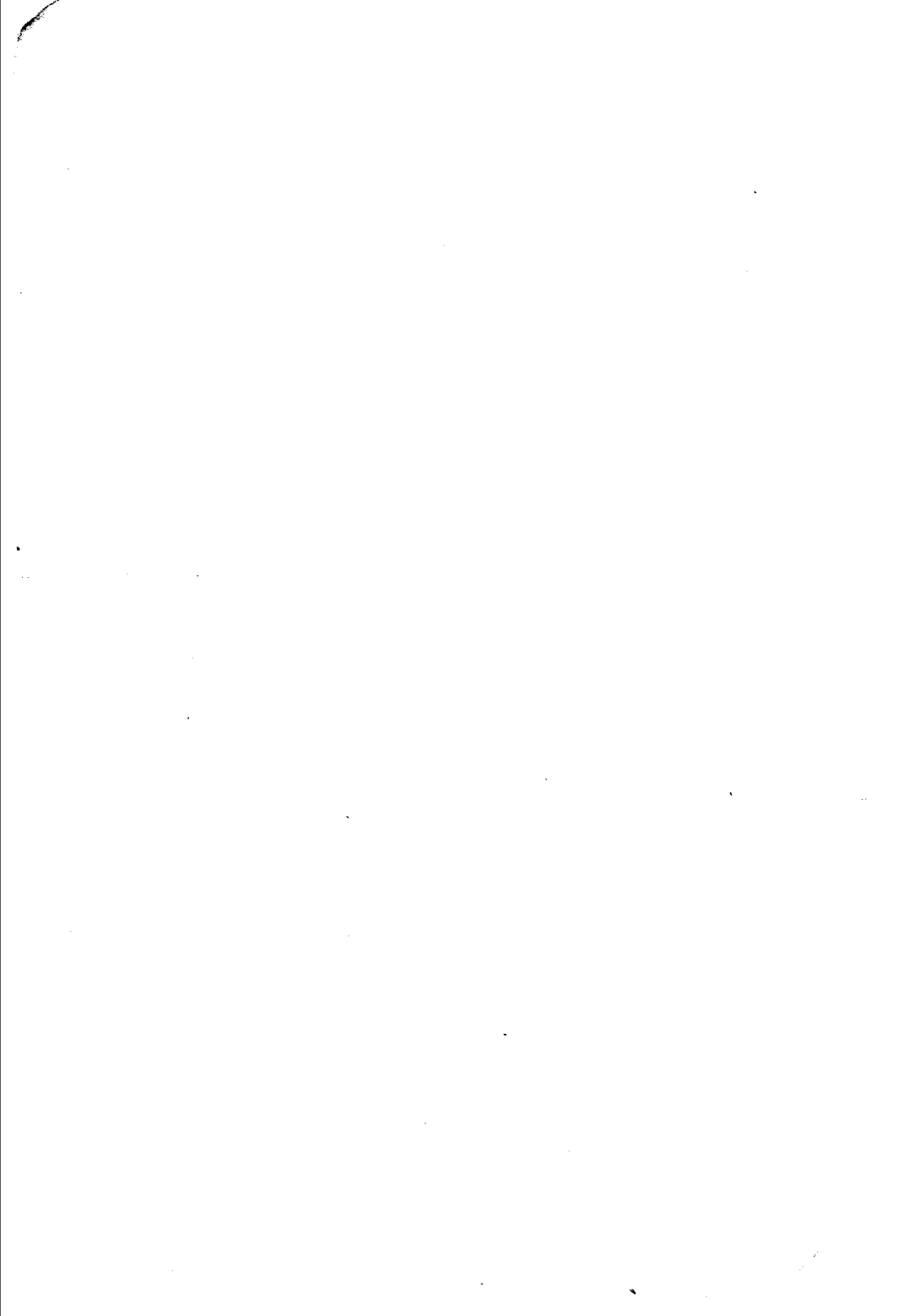


C0368655

海南出版社

1

豺狼的航行



整个世界像一副纸牌，你要想自己手里的牌好，便不能只靠运气。

——里奥·默

一九八七年，初夏。

比利时，安特卫普市郊外。

这是一栋考究的花园洋房，绿树之中，一栋两层浅蓝色的小洋楼在闪闪发光。房前，绿草如茵，塑胶铺地的网球场和碧水荡漾的鹅蛋形游泳池中，看不见一个人影。夕阳的余晖，在梧桐树宽大的叶片上镀了一层淡淡的金色，使这远离了红尘的地方更加静谧了。

突然，二楼书房中传出狂怒的吼声，吓得小楼门口穿着黑色制服的侍者身子一震。

“不错，天下，最笨的就是中国人。可是，我就是个中国人！”这吼叫，几乎是声嘶力竭了。

然后，便是一个女人呜呜的哭声。

楼下，是一间足有八百英尺见方的豪华客厅，陈设奢华；里侧，是一张硕大的原色红木雕花嵌金云纹长桌，周围放了十八把高背的德国造大班椅；客厅周围，是一圈意大利的小牛皮沙发，一码的浅棕色；墙上，两米以下部分是起棱的椴木护墙板，上面，贴着湖蓝色编织壁布；天花板上，一盏九十六个头的花枝吊灯垂在厅顶中央；地板上，铺着双层地毯，上面一层纯白色，绒毛很长，就是一对十二磅重的哑铃从桌上滚下来，也不会发出丝毫声响。

此时，十六把大班椅上，愁眉苦脸地坐了十六个衣冠楚楚的人，一个个默不出声，对楼上发出来的狂吼，谁也不敢有一点反应。屋里是死一般的沉寂，唯有屋角那只一人多高的落地式法国座钟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珍石集团公司董事局代主席皮埃尔·唐泽已经整整发了一下

午脾气了。自从三年前里奥父子因走私五百多万港币的大麻和大麻精在香港启德机场被捕后，珍石集团公司便一直在这位暴戾恣睢的唐泽先生铁腕控制之下，就连风云一时的女强人依莎贝拉也对他战战兢兢，其他的人，更是只有胆战心惊地过日子，生恐触犯了这位黑色帝国的“皇帝”。

里奥父子被捕后，珍石集团公司一直在走下坡路。三年时间，事故迭出，公司的总资产已从十六亿美元狂跌到不足四亿。三天前，巴基斯坦分公司总经理哈迈，安排了十五个马仔带五百六十公斤黄金乘坐纳姆公司的班机飞去拉瓦尔品地，以期从那里进入“金新月”地带换取毒品，竟然因一点小小的意外而全军覆没，十五个人全部落网，损失近千万美元。总经理哈迈知道唐泽的脾气，留下一封长信，求唐泽看在他为珍石公司服务二十年的份上，不要为难他的家属，然后，便吞金自尽了。唐泽知道后，一肚子火没处撒。昨天夜里，他拿着那支大号的雷诺手枪，向游泳池里一连打了一百多枪，这股火才算稍稍发泄了一点点。

再有三个月，董事局的主席里奥·X便要刑满了^①。上回的贩毒罪，里奥主席的儿子里奥·默揽下了全部罪责，被判服刑十六年，而他父亲，则只被判了四年零六个月。唐泽不知道该如何向董事局主席交待眼前的这一切。半年前，他还强振精神，打算拼命一搏，想不到，又失败了。设在曼谷、里昂、纽约的几个分公司连连失利，损失达几亿美金。设在法国马赛和意大利热那亚的两个分公司本来一直认为是万无一失的，想不到竟被国际刑警组织来了个连根刨，连分公司也被取缔了。上个礼拜，从“金新月”地带运出的一千九百五十公斤“999”牌吗啡和四千六百磅生鸦片，刚从“金新月”地带的兰迪·高图镇运出来，便被巴基斯坦政府查获了，涉嫌人共达六十七人，一体收监，不准保释，其中还包括了他和依莎贝拉唯一的儿子。

他觉出这座大厦在崩溃，终于灰心了。里奥·X出狱的日期，仿佛就是他的大限。

往事，电影般地在眼前流过……

^① 香港法律，服刑的人服刑期限中应扣除公共假期。故判一年刑的只需服刑八个多月。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小窗又打开了，一双机敏的眼睛认真地望了一阵，问：“您……好么？”

这是隐语，担心来者是化了妆的，或者是被胁迫着。

“谢了。有祖先在默默地鼓励我们，一切都好。”他熟练地回答着隐语。

小窗关上了。同时，电动的铁门无声无息地打开了。

侍者哈里惊奇地看着祁威，不知道他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

他没注意跟在祁威身后的那个中年人，只以为那是一个临时请来的保镖——那人身材魁梧，像一棵海岸边上的棕榈树。

他们没有走进客厅，而是从客厅旁的一条走廊直接上了二楼。

楼上，唐泽仍陷在极度悲哀中，毕竟他与里奥共同经历了无数忧欢。

依莎贝拉却无比的镇静，一滴泪也未落，似乎早已料到这一天。她的脸色惨白，嘴角上露出一丝刚毅的神情，使人能够依稀看到当年这位女强人的风貌。女强人与女人的最大区别，便是她的冷静和镇定。她已经经历了无数打击，知道在这样的時候应当做什么，应当怎样做。

约翰逊的脸色很难看。他是个瘦子，才四十四岁，已经跟了里奥近三十年。对里奥，他有着一种如同父子的真情。三十年前里奥收留他的时候，他只是个跑街头的报贩，终日奔波于美国的第二大城市芝加哥街头。他是个孤儿，颠沛的生活丰富了他，也坚强了他。在芝加哥河口一带，他有着上百个和他一样的小兄弟。他一无所有，一副油腻腻的扑克牌可以说是他唯一的财产。然而，他却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连芝加哥的警察也拿他们没办法。有一次，他的一个小兄弟见芝加哥火车站上一个叫哈里·法兰的大个子警察又在敲诈过路的风尘女子和一个蓬头垢面的乡下人时，气不过，把一个烟头偷偷地丢进了这个警察的衣领里，烫得这个警察哇哇大叫，抽出电棍来追这个小兄弟。追上后，当着街人的面，硬说这孩子是个扒手，一根电棍把他打得死去活来。约翰逊知道后，带了二十多个小兄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把这个警察一砖头打昏，然后扒了个精光，装进了一条大号麻袋里，丢到了东去的货车上，然后，把他的电棍和枪扔到了警察局的大

墙里。这件事，成了轰动一时的笑料。

他和里奥一家的交往，纯出于偶然。

那一年的深秋，天已经很冷了，约翰逊在密执安湖边摸鱼，猛听到一阵呼救声。湖上，一个小黑点在挣扎。他想也没想，便游了过去，水很凉。离那落水者还有十几米远，他的腿便抽筋了。但他咬着牙，终于强挺着把那溺水的孩子救了上来。

这孩子便是里奥·X唯一的儿子，那一年，他才六岁。

里奥·X在密执安湖边有一栋别墅。这一次，是那孩子自己偷偷跑出来，坐了一只用救生圈做成的小船在湖里玩。想不到，风把小船吹得远离了岸，孩子一急，弄翻了船。幸亏约翰逊奋力相救，再迟一点儿，便要葬身湖底了。

里奥·X见到他，漠然地问：“你要多少钱？”

“我不知道你儿子值多少。”他冷冷地回答。

这性格使里奥喜欢。

他拿出一本支票，想了想，又放回去，吩咐管家用一只小箱子装了十万块钱现钞，放到了他的面前。

长这么大，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可是，他却掉头走掉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心底已经集聚了一股对所有有钱人的仇恨。

尔后，里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在贫民窟里找到了他。

“你为什么非要找我？证明你有钱？”他梗着脖子，傲然地问。

“我认为需要报答你。因为他是我唯一的儿子。”

“他能值十万块？”

“远远不止这个数。”

“我不要钱！”他倔强地回答，只为了面子，却没一点儿理由。

“你要什么？”

“你认真的？”

“你长大了就会惊讶我是谁了。”

“那么，你把我的小弟都收留下来吧。”他出了个难题。

“有多少人？”

“二百八十六个。”

“好吧。明天你们一起来。”

精明的里奥·X一眼便发现了这批孩子的作用，他真的收留

了他们。十年后，这些人大多数成了珍石集团公司中的骨干。

他同里奥的交情，就这么建立了起来。三十年来，他跟着里奥走南闯北，立下了无数功劳，也学会了一肚子的本领，成了里奥身边的得力助手。

这次去香港，唐泽不让他把公司的实情告诉里奥，他答应了。可是，他一踏上亚洲的土地，便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里奥·X的儿子里奥·默，已经在一个月前越狱逃走了。他找到分公司的经理问这件事，那经理含糊了半天告诉他：据高层人士传出的消息说，里奥·默越狱后，已然在拒捕的枪战中饮弹身亡。所以没告诉他，一则因为消息不确实，二则是里奥·默与约翰逊乃生死之交，怕贸然告诉他，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惹出更多的乱子来——珍石公司目前的状况太惨了，已经经受不住更多的打击。

经过批准，约翰逊见到了病床上的里奥·X。由于里奥·默越狱的消息，他把公司的实情合盘托出了。他相信里奥·默决不会死。在他的心目中，里奥·X是一位父亲，而里奥·默则是一个具有非凡意志的超人。约翰逊忆及自己的平生，认为只做了一件好事，那便是三十年前从密执安湖中救起了这位超人。

“他，来过了。”里奥·X用多骨的大手握住了约翰逊的手，喉咙里滚出了几个浑浊的字眼儿。约翰逊心中一阵狂喜。

支撑珍石公司这座将倾的大厦，必须有一根刚强的支柱。只要里奥·默在，就有希望。

里奥·X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总算，我的心血没有白费。祁威……我没看错他。”

约翰逊点点头。无需多言，他全明白了。

半年来，祁威，这个名动欧亚的考古专家，珍石集团公司董事局董事一直在神秘地活动着，谁也不知道他真正在干什么。原来，是里奥·X派他去营救里奥·默。

“那么，珍石公司的事，可以全部交给他了吧？”约翰逊问。

老人艰难地点点头，许久才说：“唐泽……也是一片好心，你们……别难为他，让他找个地方静养吧。”

约翰逊打开了衣兜里藏着的微型录音机。

“依莎贝拉，她……”

“她很好，一直想来看你。”

“告诉她，让孩子们去干吧，我们……已经老了。”里奥·X艰难地说。

警方人员开始催促约翰逊离去了。临别，约翰逊伏在老人的耳边轻声地问：“那枚巨钻，已经给了……他么？”

“他……一直带在身上。”

立时，约翰逊的眼里放出了奇异的光采。

那是一颗重一百八十克拉的泪型星彩刚玉，极为纯净，有胡桃那么大。五十年前在世界钻石交易中心的荷兰阿姆斯特丹交易场中，这颗被命名为“海伦之泪”的钻石的标价，便已经达到一百万美元。它产自西南非洲卡普西北部的“钻石荒漠”。一九一五年以前，那里是德国人的保护地。一九一五年，南非人入侵西南非洲，获得了对钻石矿的控制权。一九二〇年，庞大的英美联合投资企业的创始人欧内斯特·奥本海默先生巧妙地征得了南非政府的同意，合并了海岸钻石矿的股份，并买下了德国采矿公司的采矿权，从而正式建立了“C. D. M”（即联合钻石矿）。而这颗硕大的泪形巨钻，便是那个时候从矿城奥兰杰迈德被一个非洲人偷偷地带到了安特卫普进行了加工，然后，便流到了荷兰的钻石交易场。依莎贝拉的父亲那时只不过是一名钻石商的保镖，全部家产不过几百英镑。但是，他发现了这其中的秘密，独身一人去了西南非洲。十五年后，他已经成了一个富甲四方的巨商。他有的是钻石，但是，他仍旧花了一百多万美元买下了它。他买下的不仅仅是一颗钻石，而是一段难忘的记忆，一种信念。尔后，他曾几次濒于破产。然而，他一直没有动过卖掉钻石“海伦之泪”的念头。他去世时，把它传给了依莎贝拉夫妇。珍石集团公司成立后，里奥·X曾在董事局会议上郑重地宣布，这颗钻石是珍石公司权力的象征。近三十年中，他一直把这颗钻石带在身上。

然而，他们父子被捕的时候，这枚钻石竟不翼而飞了。当时，它的身价已经超过了六百万美元。告密者向警方透露了钻石的事后，警方曾费尽心机地查找了近六个月，却一点儿影子也没有。于是，“海伦之泪”的下落便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想不到，会在里奥·默的身上。

他无法想象这几年中里奥·默把这块价值六百万美元的钻石藏在什么地方；更无法想象他是怎样来医院看望他父亲！。

但是，他相信默。他觉得这一切对默来说，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

他没有把默的消息告诉依莎贝拉和唐泽。他要等默回来。他相信，默一定会回来的。珍石公司虽然在全世界都有机构，但安特卫普才是真正的总部，因为依莎贝拉在这里。

默最热爱的便是自己的母亲。只要能让母亲高兴，默不惜去赴汤蹈火。

悲哀的潮水在唐泽的心中隐退了。他站了起来，凝视着约翰逊，好一会儿才说：“看来，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这最后一次的董事会，就由你……来主持吧。”

约翰逊听到“最后一次”几个字时，眉梢跳了跳。他想把里奥·X的录音拿出来，但是却忍住了。

这种时候，最好的选择是等待。

忽然，门外响起了祁威那孩子般天真的笑声。

约翰逊只觉周身的血都凝住了，低声地叫道：“天，他可回来了！”

他觉出自己的神经已经经受不住即将重逢的狂喜，连忙背过身去，一滴泪抑制不住地从眼角滚了下来。

“默，真的是你——”依莎贝拉的声音狂喜几乎让人恐怖了。三年来，里奥·默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微笑。

2

人生也像一副牌，这一局输了又怕什么？把牌重新洗一洗，再来！

——里奥·默

一九八七年，夏。

中国，西北。祁南山北面的一个小城。

中国奉行经济开放政策以后，这个小城在十年中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而在这以前，它却一直处于原始的自然经济单调色彩中，并以自给自足而津津乐道。

这一天，冷落了许久的市新力实业开发公司突然变得异常热闹。两年前，这个公司的正、副经理发财心切，急于求成，卷到了震惊中外的“海南汽车走私事件”中，公司一下子损失了几百万元，两个经理都被判了刑。它的上级主管单位市经委的一位副主任也因此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和降职的处分。两年中，这个公司苟延残喘，总算撑住了局面，偿还了一部分贷款。若不是它系市经委的直属公司，早就破产了。

今天，新力公司迎来了来自香港的一个考察团。考察团一行六人，先后在深圳、广州、北京、上海转了一大圈，才来到这里的。整个城市轰动了。

下午四时，一个由十二辆小汽车组成的车队，缓缓地开进了风景如画的温泉宾馆。

为了壮声势，市里专门抽调了六十个民警，一律穿了崭新的警服，带了白手套，在宾馆周围担任“警戒”。那劲头，颇似欢迎外国元首一般。

几年前，这个城市由一位副市长亲自挂帅，组成了“引进办公室”，希望能找来投资办工业的客商。然而，不知是因为地方太小，还是因为工作不得法，一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几年了，市里连一个国外（人们习惯于把香港也称为国外）像样的考察团也没来过。人们骂外国佬“不识货”，骂广州、深圳、北

京、上海把外商都“承包”了。

所以，珍石集团公司考察团的来访，成了人们关心的一件大事。

终于，客人们平安地到达了。

好客的主人为客人送来了最好的水果，让最漂亮的姑娘当招待员。接风宴会上，他们专门请了省里“万香楼”的大师傅掌勺，摆上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好吃的东西。餐桌上，考察团团长祁威的左面坐着省委的李常委，右面坐着市里的一把手安志方市长。仅陪客的，就有六十多人。席间，觥筹交错、谈笑风生，大家都像相熟已久的朋友重逢一般，在一同回忆阔别后的想念。新力公司的副总经理梁波，虽然只能敬陪末座，也是兴奋得满脸通红，乐不可支。

接下来的两天，李常委和安市长陪同贵宾把市里和辖下的几个区县都走了一圈，第四天，关于投资的谈判便正式开始了。

令东道主吃惊的是，客人们已经拟好了全部方案。

第一，由珍石集团公司中国分公司与市外经委合作，在新力实业发展公司的基础上，创办一间以实业开发和进出口贸易为主的联合公司，产品销售由珍石公司全盘负责。

第二，联合公司由中方代表担任董事长，由珍石公司代表担任总经理。

第三，联合公司有进出口权，同时，可以兼营各种小型商业活动。

第四，中方保证珍石公司方面的代表享有与中方代表同等的权力。

第五，投资分两期完成，首期于协议生效后三十天内，珍石公司即汇入一百万美金作为投资。第二期投资二百万美元，于五年内完成。

果然是大公司，不含糊！

“一百万美元！”这个数字，使所有参加谈判的中方人员都砰然心动了。

第二天下午，联合公司的协议便正式签定了。

“这是条大肥鱼，别让它跑了！”李常委比谁都急。

安市长有些担心：“这位祁威先生才是个分公司的总经理，有